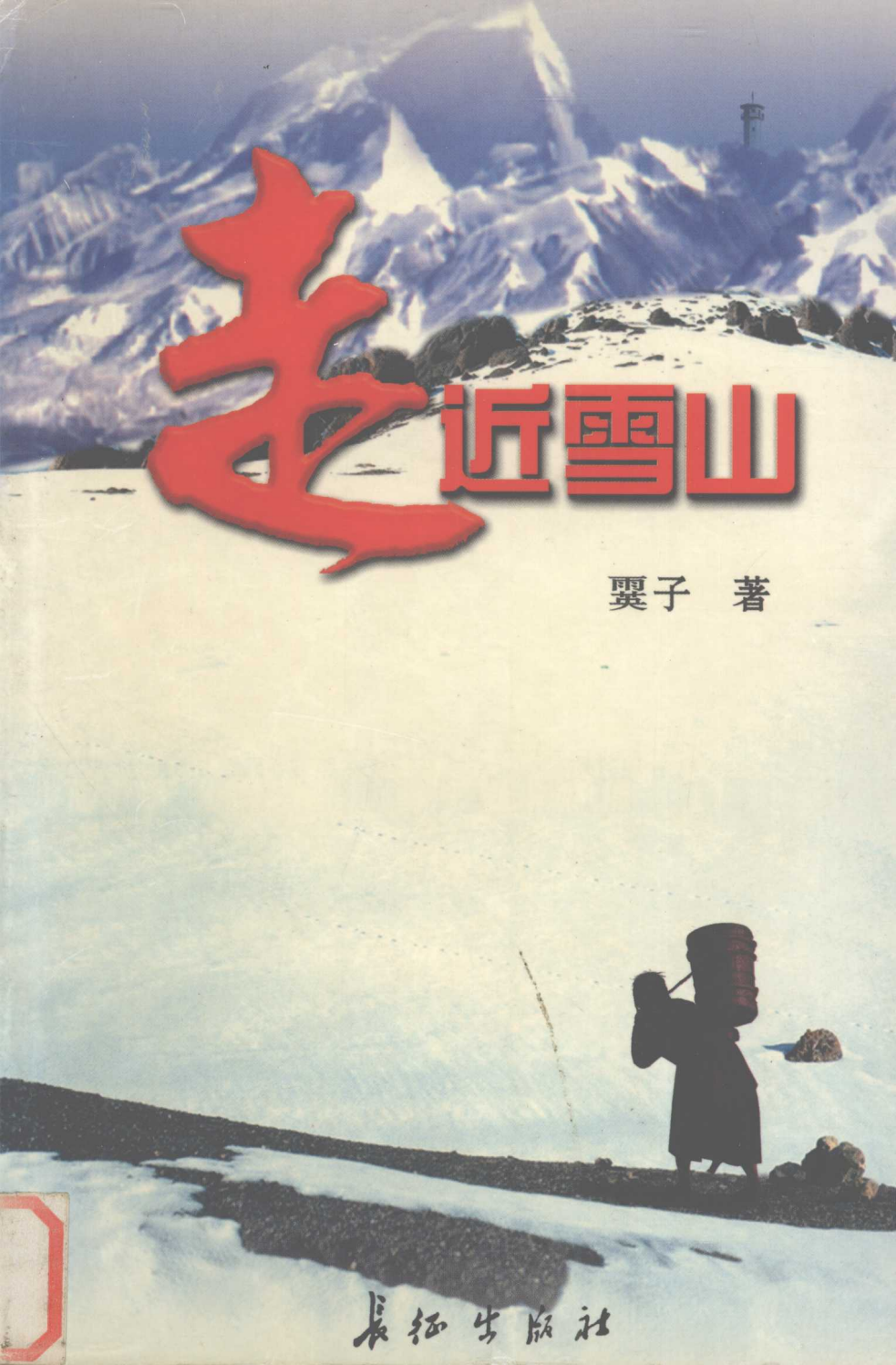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nowy mountain landscape. A person in dark clothing, carrying a large pack on their back,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on a snow-covered path. In the distance, a lighthouse is visible on a rocky outcrop. The title '走近雪山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red characters across the upper middle of the imag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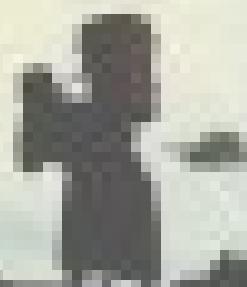
走近雪山

翼子 著

长征出版社

送別國山

龍平 著



1974年

走近雪山

ZOU JIN XUE SHAN

翼子 著

长征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黄国平 常 正

封面设计:刘济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近雪山/震子著. —北京:长征出版社, 2001. 3

ISBN 7-80015-682-6

I. 走… II. 震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2581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; 邮编: 100832)

电话: 68586781

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13 印张

325 千字 印数: 1—45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ISBN 7-80015-682-6/I·143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.夙愿

溽暑酷夏的一天。

成都双流机场的候机大厅，凉爽宜人。

薛静雯换好登机牌转过身来，猛发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手提简单行李、站在大厅中央的三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是那樣的抢眼，尤其是母亲那不掺任何杂色的雪亮白发更是夺目，难怪不少旅客会向他们投去注视的目光。薛静雯轻叹一声：母亲比郭叔叔、夏阿姨年轻得多，可头发却全白了。

10岁的儿子高睿一边紧跟着一边催促道：“妈妈，姥姥他们都等急了，我们可以上二楼了吗？给我一张登机牌。”

薛静雯拍拍儿子的肩膀，“睿睿，不是姥姥他们急，而是你急。来，拿着登机牌，别弄丢了。”

高睿接过登机牌，高兴得一蹦一跳地奔向三位老人。

二楼候机大厅。他们选了几个靠窗的座位，透过玻璃幕墙，停机坪上停泊、起降的飞机尽收眼底。此时，一架飞机正缓缓地滑向跑道，然后加速，呼啸着腾空而起，直刺蓝天。

高睿兴奋地大声叫道：“哦，飞机起飞喽！”他盯着飞机，直到从视线里消失，这才转过头来问郭立峰：“郭爷爷，你经常坐飞机吗？”

郭立峰没正面回答他，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前天已经坐过一次，今天是第二次。”小家伙答得很自豪，“郭爷爷，我妈妈说你也是西藏的解放军，你在西藏见过我爸爸吗？我爸爸是个团长。”

郭立峰笑哈哈地揽过高睿道：“睿睿，我见你爸爸时，你还没出生呢！这次去看爸爸，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，我早就想看爸爸了，妈妈总不带我去，姥姥也不让妈妈带我去。”

“睿睿，别缠着郭爷爷，快去看飞机。”

几天前，郭立峰和夏萱夫妇接到薛静雯从山东济南打来的长途电话：她妈妈田欣玉要去西藏看看，态度很坚决，并且第一次提出要带外孙高睿一起去。

郭立峰听了有些吃惊，他握着电话大声问：“你妈妈真的要去看西藏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准备去哪些地方？”

电话那头，薛静雯显得非常无奈：“妈妈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让我请假陪她一起去，还不让我通知高逸捷，郭叔叔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郭立峰半天回不过神来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薛静雯，最后问了一句似乎与此事不相干的话：“雯雯，你妈妈身体还好吗？”

薛静雯听懂了郭叔叔话里的含义：“我妈妈除了经常失眠的老毛病外，血压和心脏都很正常，就是头发全白了。”

郭立峰沉默了一会，对薛静雯说：“雯雯，我和你夏阿姨商量后再给你回电话，好吗？”

郭立峰放下电话就碰上老伴夏萱询问的目光，他对老伴说：“欣玉要去西藏。”

郭立峰和田欣玉的相识可以追溯到 30 多年前。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，几年后郭立峰又亲自将田欣玉、薛静雯母女俩送回山东老家，后来，郭立峰每次到北京出差，都要专程到济南去看望她们娘俩。田欣玉回老家后，只要一有人提起西藏，她就会泪流不止。从此，郭立峰每每见到她，便缄口不提西藏的事。她再也没有去过

西藏,可为什么在过了花甲之年后,又主动提出要重返西藏?

郭立峰在房间里踱着步,从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上离休 5 年多来,至少有 6 年时间没见过田欣玉,他原以为随着岁月的流逝,许多事情会渐渐从脑海中淡漠,何况田欣玉已经有了女婿,还有了外孙,她早已享受天伦之乐了。

接到薛静雯的电话,他才知道,生命中那刻骨铭心的记忆永远不会淡漠。田欣玉去西藏做什么,为何现在去,是追忆过去,还是现在气候好,还是因为外孙正放假。这些理由都是,又好像都不是。

他猜测着,突然想到了什么,他大声叫着老伴:“夏萱,快帮我找找 1968 年的日记本。”

夏萱不明白老头子要几十年前的日记本干什么,没说什么便翻箱倒柜地找去了。

当她找出一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本时,郭立峰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翻到了其中的一页,并念出声来:“1968 年 7 月 26 日。”念完后,把目光投向挂在墙上的日历,仿佛看出了什么。

夏萱在一旁实在不解,便问道:“老头子,你这是打什么哑谜呀?”

郭立峰招呼夏萱:“来来,你看今天是 7 月 12 日,你再看这……”郭立峰指着日记让夏萱看,夏萱看了一会儿,还是不解:“每年都有这个日子,怎么偏是今年去?”

郭立峰说:“今年是哪一年啊?”

夏萱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这还用问,1998 年呗。”说完,她好像也明白了似的,“哦,你是说欣玉想……”

郭立峰没等夏萱把话说出来,便打断了她,说:“夏萱,我们不去猜欣玉怎么想,这次她要进藏,我们陪她走一遭,咋样?”

夏萱有点犹豫地说:“老头子,你都 70 岁的人了,身体又不好,而且出藏这么多年了,再进藏身体受得了吗?”

郭立峰安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身体没问题；至于年龄嘛，更不是问题，你知不知道，司令员都 77 啦，今年春天还和老伴去了一趟西藏。你不是想儿子和孙子吗？正好，这次可以看看他们一家。”

夏萱感叹道：“看儿子、孙子是小事，经常都能看见，你要是身体还行，我们就陪欣玉去吧！其实早该陪陪她了。”

主意拿定后，郭立峰给薛静雯拨通了电话，说：“雯雯，我和你夏阿姨商定，陪你们一起去西藏。你妈妈说得对，不要去惊动高逸捷，他是边防团长，没有不忙的时候。你李明启叔叔退休后在拉萨定居，有你李叔叔在，什么都不用愁，吃住行都不成问题。雯雯，准备好后快点动身，我们在成都等你们。”

电话那头的薛静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她说：“郭叔叔，谢谢你们，我妈妈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”

接过郭立峰的电话，薛静雯内心才稍稍安稳一些。当母亲慎重地对她说要到西藏看看时，她的心就一直悬着。她了解母亲，也理解她，这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深，她知道母亲内心的伤痛，母亲最不愿意去揭开过去的一页，甚至连“西藏”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听到。当初母亲竭力反对她和高逸捷的婚事，就是因为高逸捷在西藏当兵。她从未埋怨过母亲，相反，当她自己也成为母亲后，才真切地体会到：做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有多难，更何况是几十年前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。母亲为何现在要去西藏，触景生情，母亲能承受住一切吗？

田欣玉没想到进藏会惊动老郭夫妇，更没想到他们会陪她一起进藏，她既感激又不安。自己这是怎么啦，过了这么多年，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会生出这么强烈的愿望。她心里清楚，有这个想法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

刚从西藏出来的那些年，乖巧懂事的雯雯从不在她面前提起过去。雯雯结婚后，女婿高逸捷每次探亲也总是避开西藏的话题。直到退休，安静下来，才有时间怀旧，而且越是久远的往事，记得就

越清楚。不，她从来就没有忘记过，这满头白发就是证明，她这才明白，自己千方百计想回避的，永远也避不开。

既然回避不了，干嘛要回避？她重新回忆起已经逝去的往事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发现，以前的许多记忆都是残缺的，她不得不反问自己，对于生命中至亲的亲人你了解多少？

这个问题一旦冒出来便搅得她彻夜难寐。她好生后悔，以前相互厮守时，从没有想到要去了解他，而对于匆匆逝去的生命，留给她的除了悲伤还是悲伤，几十年就是这么悲伤地度过的，难道还继续这么过下去？

不，为了他的在天之灵，为了孩子们，我应该走近他，了解他，也应该让孩子们了解他。这就是再进西藏的动因。是的，几年前就是这么想的，可那时外孙太小，动不了身，现在外孙已经懂事，逸捷也成了一名边防团长，不能再拖了，当然选定这个时候去也是有考虑的。谢谢老郭和夏萱姐，有了你们的陪伴，我的西藏之行会更圆满。

“姥姥、郭爷爷、夏奶奶，你们快看，从飞机上下来了好多解放军呀！”

高睿的一声惊喊，把薛静雯和老人们拉回到现实，他们向窗外望去，只见从刚停稳的飞机上下来十几位军人。

薛静雯歉疚地看看被高睿吓了一跳的老人们说：“郭叔叔、夏阿姨，把你们惊着了吧，这孩子，看见解放军就激动，总是这么一惊一乍的。”

郭立峰拍拍高睿的头，“好小子，不愧是军人的后代，这次到了军营，让你看个够。”

田欣玉问：“老郭，听说现在部队进出藏都是乘飞机，是吗？”

郭立峰道：“是啊，现在新兵入伍进藏、老兵退伍出藏都乘坐飞机，平时干部探亲、休假、开会等，往返也乘坐飞机。欣玉，想起来

变化真大,1950年我们进藏时,是靠这双脚一步步丈量进去的,后来通了公路,每年公路上接新兵的运兵车,那可是一大景观呢,浩浩荡荡的。现在已经用上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了,这才不到50年的时间,国家发展真是快!”

夏萱这时插话道:“老头子,是不是只有到西藏当兵才有这殊荣呢?”

郭立峰道:“可不是!你想想,新兵能乘飞机到部队的,除了西藏,还能有哪?”

高睿高兴地拍起了巴掌,说:“哦,以后我也要到西藏当兵,可以坐好多好多次飞机。”

薛静雯和三位老人都笑了。

“各位旅客请注意,由成都飞往拉萨的XXX次航班,由10号登机口登机。”听到播音员亲柔的声音,高睿反应最迅速:“妈妈,快把我的包给我背上,要登机了。”

坐在飞机上,高睿仍很兴奋,他不停地摸摸这,摸摸那,又学着大人们的样子系好安全带,然后他问:“妈妈,我们这架飞机是不是要飞两万公里?”

薛静雯问:“为什么要飞两万公里?”

高睿答道:“我们老师说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,有8848米,要是不飞高点,不是飞不过珠穆朗玛峰吗?”

“傻孩子,我们又不是从珠峰顶上飞过,而且珠穆朗玛峰在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处,如果飞过了珠穆朗玛峰,那岂不是到尼泊尔了?”

飞机由天府盆地起飞,迅速爬上万米高空,向着巍巍高原飞去。

高睿终因挡不住的困倦,靠在薛静雯身上睡着了。

机翼下,从厚厚的云海中可以看见忽隐忽现的山峰,随后,云

层仿佛变薄，晴朗的碧空下出现了茫茫苍苍、如波似浪的冰峰雪岭。郭立峰已多次从万米高空中俯瞰过这个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，可今天，已是70岁高龄的他，再次俯瞰这一座座雄壮无垠的峰海时，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依恋。他在心里想：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亲眼看西藏的机会啦。

第一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，是在48年前，那时，他所在的X军，刚刚结束了成都战役，正奔赴川南，还没到目的地，又有了新任务——进军西藏。浩浩荡荡的部队来不及休息，又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漫漫险途。那年他是X军先遣部队的一名指导员，老搭档薛云剑是连长。从1950年进藏开始，直到离休，他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，一辈子都同山打交道，和战友们用双脚翻过的有名字的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，从四川的二郎山起步，接着是折多山、囊谦山、瓦合山、丹达山、嘉黎山……直到喜马拉雅山，没有名字的山多得数不胜数。

他是活着离开这些高山大川的，可是他的许多战友却永远长眠在群山中，他们已经化为一座座巍峨的大山，他依恋这片土地，更依恋他的那些战友。想到这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2. 第一次进藏

坐在窗边的田欣玉，眼睛一直望着窗外，她想从绵延的群峰中找到那两条连接西藏和内地的陆上交通大动脉——青藏公路、川藏公路，但除了蜿蜒的峰峦外，她什么也看不见。群峰在机翼下飞快地后退着，从成都到拉萨的空中时间只需两个多小时，要是当年也有这么好的交通条件多好！

38年前她第一次进藏的一幕幕往事又重新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一个秋天。！

青藏高原，茫茫的荒原上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孤独地行驶着。大地苍凉，空旷深邃，没有树，没有绿，没有房屋，也没有人烟，只有稀稀落落的野牦牛散布在天地之间，湛蓝湛蓝的天空上挂着刺眼的太阳，高原的骄阳烤得大地一片灰黄。

驾驶室内，年轻的汽车兵紧锁眉头，神情严肃地驾车飞驰。他旁边坐着个怀抱孩子的年轻母亲，头发有些零乱，双眼噙着泪水，她不时地抬头看看眼前那望不到尽头的公路，又不时低头瞧瞧怀抱的孩子。孩子一岁多，此时正发着高烧，满脸通红，昏昏欲睡，母亲的泪水滴在孩子烧红的脸上。

年轻的汽车兵转过头来安慰道：“嫂子，别急，前面就到格尔木了，那里会有医生的。”

年轻母亲哽咽着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俺真傻，为什么不等孩子她爹来接俺娘俩，偏要自己急着上路，万一这孩子有个……俺怎么办呀？”话没说完，泪水又涌出眼眶。

汽车兵眉头锁得更紧，已在青藏线上跑了3年的汽车兵，深知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，感冒发烧不可小视，何况还是个孩子。可是3天前，在西宁兵站见到这位年轻母亲时，丝毫没想过要拒绝她。

那天早晨，他刚从兵站食堂出来，看见她牵着个欢蹦活跳的孩子朝他走来。

“同志，俺听兵站管理员说，明天你要去拉萨，能捎上俺吗？”她笑吟吟地对他说。

汽车兵惊异地仔细打量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农村妇女，只见她顶多20出头，身着碎花对襟上衣，黑裤，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，衬托出她高高的个头。

容不得回答，她接着又说：“孩子她爹在西藏当兵，俺出门前给他写了封信，到西宁后又给他写了封信，可俺们在这已等了快一个半月了，他还没来，也没有消息，不知还要等多久呢！俺实在等不

及了，想搭你的车进西藏，行吗？”

她忽闪着黑亮亮的大眼睛，弯腰抱起孩子，顺手把搭在胸前又长又粗的辫子甩到身后。

“雯雯，叫叔叔！”

“叔叔！”孩子嘟着小嘴，口齿有些不清，倒像是叫“猪猪！”

汽车兵被逗乐了，摸摸孩子胖嘟嘟的脸，又摸摸孩子的头，“告诉叔叔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雯雯。”孩子把自己的名字说得很清楚。

“雯雯，几岁了？”他又问。

雯雯笨拙地伸出两个指头回答：“两岁。”

她笑了，“差两个月才两岁呢。”

“你是山东人？”他问她。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。”她答道。

“我也是山东人，听你的口音，就知道咱们是老乡，俺可是3年没回家了，家乡还好吗？”

“嗨！”她叹口气说：“村里人都吃大食堂了！家家户户的锅、铁器什么的，上交了去炼钢铁，谁家烟囱要是冒烟，就会有干部来。大人们吃食堂也就罢了，可这丁点大的孩子咋办？孩子爷爷、奶奶说，你们去西藏找孩子爹吧，他在部队上，兴许会好点。这不，俺就带着孩子来了。”

汽车兵听完爽朗地笑了，说：“那好吧，俺就带你们进西藏。”说完抱起孩子，亲了亲孩子的脸蛋：“小老乡，让你娘准备好东西，明早咱们一起上路。”

汽车出了西宁，一路西行。头两天孩子还好好的，第三天孩子病了，发起了高烧。汽车已经过了两个小站，都没有医生，汽车兵急得脸上直淌汗，不知事情严重性的母亲只知道哭。汽车兵不再说什么，只是把油门踩到最大，让汽车在公路上飞奔。

直到傍晚，汽车才到达格尔木兵站。停下车，汽车兵抢先抱起孩子冲出驾驶室去找医生。在医务室，医生忙着给孩子量体温、输氧、打针，医生看着不知所措的年轻母亲，训斥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，这么小的孩子能进藏吗？孩子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得住院，否则会出事的。军医院就在前面，等病好后，最好返回老家去，小孩子翻不过唐古拉山的。”

汽车兵按照兵站医生的指点，连夜载着这母女俩朝军医院赶。

医院到了，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几排铁皮屋顶的土坯房，还有几十顶帐篷，周围全是荒无人烟的乱石滩，没有围墙，也没有大门。

她疑惑地问他：“这是军医院吗？”

汽车兵也满脸狐疑地说：“也许是吧，俺去问问！”他跳下车朝一顶帐篷跑去。

“快下车，是医院！来，俺抱孩子。”他返回时，急切地对她说。

帐篷里，中年女军医把体温表放在孩子腋下，又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听孩子胸部，放下听诊器，她在病历上边写边问：“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薛静雯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一岁零 10 个月。”

“你们这是到哪里去？”医生又问。

“去西藏看孩子她爹。”田欣玉答道。

医生从孩子腋下拿出体温表看了看说：“孩子是感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，烧到 39 度，要马上住院输液，你快去办住院手续。”

“俺去办手续，你照看着孩子。”汽车兵急匆匆地从桌子上拿起住院单出去了。

“你跟我到住院部！”医生领着田欣玉从帐篷里出来，朝土坯房走去，“你们这些母亲啊，带着这么小的孩子进西藏，太危险了。”

“那……这孩子会不会有什么……”田欣玉战战兢兢地问。

“你呀，幸好只到达格尔木，要是在唐古拉山上，孩子病成这样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在高原上，感冒很容易转成肺水肿，那可要了命。别说是个孩子，就是生龙活虎的战士，也常会因为小小感冒而被夺去生命。”

听到这里，田欣玉惊骇地睁大双眼问道：“这孩子能治好吗？”

“现在孩子感冒发烧，还没有出现并发症，我们会全力医治的，你放心吧！”医生边说边安顿好孩子。

一个女护士走过来，给孩子输液，孩子在药物的作用下渐渐安静地睡去。

汽车兵喘着粗气跑回来说：“嫂子，孩子的住院手续都办好了。”他把手中的单据交给她，再看看已睡熟的孩子说：“嫂子，我还要赶路，你把孩子她爸爸的通信地址给我，我帮你捎个信去，这次不能把你们捎到拉萨了，你多保重吧！”

她借着病房里微弱的灯光在一张纸上写下了：“江孜：西藏军区A团三营 薛云剑”，落款是“田欣玉”。

汽车兵装好字条后说：“欣玉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信捎到，你好好照顾孩子，给孩子治病要紧。”说罢，汽车兵向解放牌汽车跑去。

汽车急驶而去，就在汽车驶出视线的瞬间，田欣玉突然想起，还没有问汽车兵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呢。

夜深了，天空布满了繁星，军医院的儿科病房里，只有田欣玉母女俩。高原的夜风把土坯房吹得窸窸窣窣往下掉土，房顶上的铁皮哗啦啦作响。田欣玉坐在床沿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输液管里滴滴晶亮的液体，愁容满面。

她给孩子掖了掖被子。

刚出家乡的兴奋和希冀，此时都化作缕缕愁丝。带着孩子乘汽车，坐火车，千里奔波万里迢迢的，也没见上孩子她爹一面，就这

样返回故土吗？田欣玉心里一万个不愿意。“孩子她爹还没见过孩子呢，不能就这么回去，俺一定要等他来，给俺出个主意。”她这样想着。

“娘，娘！我要尿尿。”孩子醒了，田欣玉忙去给孩子把尿，然后又给孩子喂了点水，看看吊瓶里的药快输完了，又连忙去叫医生取下了吊瓶。

医生摸了摸孩子的头说：“已经退烧了，你也睡一会吧！”

田欣玉这才感到自己有点困，靠在孩子身旁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3. 情窦初开

薛静雯侧目看着母亲，母亲投向窗外的目光平静而安详。薛静雯猜不出母亲在想什么，她自己的思绪却回到高中毕业那年。她和高逸捷是高中的同班同学，毕业前班里组织了最后一次集体活动——登泰山，在泰山上，她第一次对高逸捷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。

泰山脚下的泰安市。一群中学生正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正在商量什么时间开始登泰山。领头的是一个高挑的男生，他长着一双大眼睛、挺直的鼻梁，他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先在泰安市里玩玩，去看看岱庙，天擦黑后开始登山，明早在山顶看日出，等天大亮了再下山，怎么样？”

一个女生说：“班长，晚上登山太黑，万一遇见野兽什么的，太可怕了，晚上不睡觉也太累了，干脆在泰安住一晚上，明天白天再上山吧！”

一个男生说：“女生就是怕累，怕吃苦，胆小，要住你一个人在

市里住，我们上山！”

薛静雯也在其中，她对那个女生说：“小丽，只要他们男生能上去，我们也能上，不用怕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男生说：“庄小丽，你看人家薛静雯都不怕，你是胆小鬼，胆小鬼！”

庄小丽生气地说：“蒋再波，谁是胆小鬼？晚上上就晚上上，说不定你还不如我呢！”

被称为班长的那个男生说：“好了，别争了！我们下午就开始上山，免得有些同学走得慢，错过了明天早上的日出，那才要后悔一辈子呢！”

同学们先去了岱庙，下午5点钟左右，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朝岱宗坊出发了。

他们来到红门前，蒋再波又蹦又跳地说：“快，我们过红门！”

走出红门长长的门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通往山顶的大石梯又出现在面前，他们兴致勃勃地往上攀登。

过了中天门后，天已擦黑了，高高的南天门上的灯光在同学们眼前闪烁着。

不知不觉中上山的石梯变得陡峭起来，同学们没了刚才的说笑声，庄小丽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说：“哎哟，累死我了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薛静雯说：“来，我拉着你上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拉着我也走不动，我要歇会儿。”庄小丽使劲摇着头说道。

蒋再波在庄小丽的后面学着狼叫：“嗷……狼来了！你一个人在这坐着吧，我们都走了。”

庄小丽吓得赶紧起来跟上队伍，四周迸发出善意的哄笑声。

凌晨两点左右，他们来到泰山之巅玉皇顶。尽管已是仲夏，但深夜的山顶依然冷风习习，同学们被冻得瑟瑟发抖。